



周作人讲解鲁迅



止庵编

周作人讲解鲁迅

止
庵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作人讲解鲁迅 / 周作人, 鲁迅著; 止庵编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99-4305-3

I. ①周… II. ①周… ②鲁… ③止… III. ①鲁迅(1881~1936)—
人物研究 ②鲁迅著作—文学研究 IV. ①K825.6 ②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2539 号

书 名 周作人讲解鲁迅

著 者 周作人, 鲁迅

编 者 止 庵

责任编辑 胡 泊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440 千

印 张 17.5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305-3

定 价 35.00 元

(凡印刷、装订错误可联系 0551-2659148 调换)

十年前我汇编周作人所著《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及关于鲁迅的零散文章，共得五十万言。如今又成此书，并非找到了什么新材料，但也不是简单的“炒冷饭”。《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解说鲁迅的《呐喊》《彷徨》和《朝花夕拾》，而《鲁迅的故家》中的《百草园》也“差不多可以说是《朝花夕拾衍义》”（《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彷徨衍义·狗》）。料想此老当年必是鲁迅一书在手，有话可说，即著之笔墨。“这只是像《四书典林》之类，假如用了庸俗的旧书来比方，讲说一点相关的人地事物四项的故事，有没有用处不能知道，但不是望着题目说空话，所以与《味根录》之类是有些不同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呐喊衍义·开端》）作者本是基于原著某一具体内容，“凭了我所知道的和记得的说来”；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故家》虽然各自出过几个版本，却始终是独立成书。读者读了周作人的解说，须得觅鲁迅著作对照；或者反过来，读了鲁迅的小说、散文，再另外看周作人如何讲法。这未免太麻烦了，估计少有人实行。于是这些“衍义”的效用，就要打些折扣了。现在我把周作人的相关文字，附在《呐喊》《彷徨》和《朝花夕拾》各篇之后。便于读者阅读，如此而已。

《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向被列作“鲁迅研究资料”，——此亦为周作人自己所认可：“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了。”（《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其间可能就是他所谓《四书典林》与《味根录》的区别，而后者不免如其所说，“是夸夸其谈的在讲章旨、节旨，谈得比本篇原文更长，印出来徒耗物力，要看的人也不会多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呐喊衍义·开端》）或许他之“供给资料”，正为了使“研究”不成那个样子。也可以说“研究资料”与“研究”关注点有所不同。对《呐喊》《彷徨》这类小说来说，其一在“来”，其一在“去”。周作人讲过两段话：“这所谓索隐，与《红楼梦》索隐并不相同，只是就小说中所记的事情，有些是有事实的根据的，记录下来，当作轶事看看，对于小说本身并无什么关系，作者运用材料本极自由，无论虚构或是实事，或虚实混合，都无不可，写成小说之后，读者只把它作整个艺术作品看，对于虚实问题没有研究的必要。”（《呐喊索隐》）“文学家所写，艺术家所画的人物，自然不必全要照原样，但是实物的比较有时也还不是无用。”（《秉烛后谈·关于阿Q》）是乃拘于虚实，则“没有研究的必要”；着眼创造，则“实物的比较有时也还不是无用”。他讲了很多，归结到一点，就是鲁迅作为小说家，是怎样“运用材料”，从而创造出“艺术作品”的。这给我们很多启示；其作为“研究资料”的价值，就在这里。

前引两段话，体现了周作人对于小说本质的深刻认识。他之无意“研究”，“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举个例子，《阿Q正传》刚刚发表不久，他评论说：“阿Q这人是中国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

的人，所以在实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他像神话里的‘众赐’（Pandor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各种意见，提炼精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只是著者本意似乎想把阿 Q 痛骂一顿，做到临了却觉得在未庄里阿 Q 还是唯一可爱的人物，比别人还要正直些，所以终于被‘正法’了；正如托尔斯泰批评契诃夫所说，他想撞倒阿 Q，将注意力集中于他，却反将他扶起了，这或者可以说是著者的失败的地方。”（《阿 Q 正传》）以“研究”论，恐怕较他人此后种种说法高明得多。《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一再声明“专说社会事实”，“不谈文艺思想”，其实偶尔涉及写作动机，主题思想，艺术特色，均不乏精辟见解。——附带说一句，前引文章有云：“至于或者以为讽刺过分，‘有伤真实’，我并不觉得如此，因为世间往往‘事实奇于小说’，就是在我的灰色的故乡里，我也亲见到这一类脚色的活模型，其中还有一个缩小的真的可爱的阿桂，虽然他至今还是健在。”周氏“衍义”鲁迅小说，实即肇始于此。

周作人说：“读者虽不把小说当作事实，但可能有人会得去从其中想寻传记的资料，这里也就给予他们一点帮助，免得乱寻瞎找，以致虚实混淆在一起。这不但是小说，便是文艺性的自叙记录也常是如此，德国文豪歌德写有自叙传，题名曰《诗与真实》，说得正好，表示里边含有这两类性质的东西。两者截然分开的固然也有，但大半或者是混合在一起，即是事实而有点诗化了，读去是很好的文章，当作传记资料去用时又有些出入，要经过点琢磨才能够适合的嵌上去。”（《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呐喊衍义·搬家》）所关心的

是《呐喊》《彷徨》和《朝花夕拾》的“读法”问题。这里前两本虚构乃属必须,读者只要当它们作“小说”去看;后一本是“文艺性的自叙记录”,有必要分辨其中何者为“诗”,何者为“真”。所以谈论起来,态度略有区别。周作人曾说:“豫才早年的事实大约我要算知道得顶多。”(《瓜豆集·关于鲁迅之二》)他记述了许多事实,也谈到什么不是事实;所谓“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了”,应该从这两方面去理解。此外他说:“有些物事特别是属于乡土的,土物方言,外方人不容易了解,有说明的必要,此外因为时地间隔,或有个别的事情环境已经变迁,一般读者不很明了的,也就所知略加解说。”(《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总序》)这是他的兴趣,也是他的长项,记述事实时不免有所侧重;而对“有点诗化”者加以订正,亦多在此等方面。

以上所说“周作人讲解鲁迅”的特色,与我从前的看法相去不远,当时写过一万字的文章,在我的出品中算是长篇了,是以无须辞费。只再交代一点:选录的是《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直接“衍义”鲁迅作品的内容,并非两本书的全部;此外仅从《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取了三节,从《知堂回想录》中取了一节,以为补充。周氏还有不少文章涉及鲁迅作品,为免重复,不复编入了。

止庵

二〇〇六年二月十一日



周作人漫画像



鲁迅漫画像

呐喊·呐喊衍义

自序	003
狂人日记	012
孔乙己	025
药	033
明天	045
一件小事	053
头发的故事	056
风波	066
故乡	079
阿 Q 正传	095
端午节	158
白光	170
兔和猫	183
鸭的喜剧	189
社戏	195
附录:怀旧	208

彷徨·彷徨衍义

祝福	221
在酒楼上	243
幸福的家庭	259
肥皂	267
长明灯	278
示众	290
高老夫子	297
孤独者	308
伤逝	334
弟兄	364
离婚	377

朝花夕拾·朝花夕拾衍义

小引	391
狗·猫·鼠	393
阿长与山海经	403
二十四孝图	415
五猖会	422
无常	429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437
父亲的病	457
琐记	466
藤野先生	495
范爱农	526
后记	539

呐喊·呐喊衍义



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

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

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的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

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